

刊警告說。「這是因為西伯利亞之生活水準落後於其他地區。」

對大多數工人之最大誘惑是西伯利亞人所稱的「長盧布」(the long rule)——工資獎金範圍從最低限度在南部西伯利亞所建立都市的百分之十五至在北極圈邊區差不多三倍的工資。

除了增加工資外，在西伯利亞橫貫鐵路幹線以北之工人通常每年有六天的假期，而不是二十四天，每三年得享受前往蘇俄任何地方的免費旅行，同時比普通人提早五年退休。

逐漸地，蘇俄經濟計劃者發現甚至增加工資也不能在西伯利亞維持足夠之工人。一九七一年夏天「文學雜誌」(Literaturnaya Gazeta)，蘇俄作家協會之出版物，評論說很多在西伯利亞的人都懷着「手提箱心情」——沒有計劃定居下來，留在西伯利亞只是為了賺一筆錢。該雜誌說因為他們受惡劣生活環境之挫折，同時必須忍受住宅與其他的不舒適而受到壓抑，他們夢想有一天他們能夠回到「歐俄本土」。

原因之一，一個新西伯利亞城之經濟學家指出，是因為西伯利亞生活費用比其他地方高出很多，而增加工資易引起別人誤解為西伯利亞之生活舒適。

根據今年一月蘇俄「經濟問題」期刊之報導，「在嚴寒的氣候下，東部地區之生活價值指數比蘇俄歐洲地區要高。根據勞工科學研究所之統計，蘇俄東部地區一家四口的開支與蘇俄南部相比，食物為一二六%，衣服與鞋子一四七%，房租、取暖設備與其他一八八%。平均而言，在東部地區為保障正常生活條件，必須比蘇俄南部多開支三八%，比中部地區多開支二六%。而東部地區的北方開支還要高。」

西伯利亞官員早已主張的補救之道是提高生活水準，使其比歐俄地區之生活水準更高。蘇俄雖在這方面作過很大的努力，但西伯利亞大部分地區都

甚為落後。商店裏衣服與消費品的存量不多，在冬天鮮果與蔬菜都見不到。在新西伯利亞城的人抱怨公共汽車拋錨，如果他們以步代車又覺太冷。一位作家爭論說在伊爾庫次克地區之休閒活動是枯燥無味，而市民活動中心又不够。在布拉次克一個女教師坦白的說，如果不是為了她每年到烏克蘭的旅行，她對西伯利亞實在不能忍受。職業婦女說她們期望每年一次到莫斯科採購必要衣服的遠行。

西伯利亞官員解釋說，西伯利亞最需要的是內部有較多現代設備的比較好的住宅，他們正在急速建造中。但是雖然在其他國家甚至在鄉村電力早已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之事，而今日西伯利亞甚至在都市房屋內之水管裝置仍然是一項特權。在整個西伯利亞可以看到人們在屋外的水龍頭排隊等水，在酷寒的冬天他們使用戶外便所。

今年一月蘇俄「經濟問題」期刊也談到提高西伯利亞生活水準之問題，「一如實際經驗顯示，要想把生活水準的差異拉平，只經由提高工資所收到

之效果是不夠的，而在某些情況下將導致流動性的增大。提高工資標準必須增加物質保障，即必須大大改善消費品之供應，消費品供應標準應不低於蘇俄西部地區。否則提高東部地區工資而不能在當地花費大數目金錢是人口過分移動的另一原因。因此實行俄共第廿四次代表大會關於提高與調整工資措施之同時，最有效之方法是改善食物、衣服、鞋子、日常生活與文化設施之供應。」

註①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三十期「莫斯科新聞」(Moscow News)。註②同註①。註③同註①。註④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莫斯科塔斯社發佈之消息。註⑤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莫斯科塔斯社發佈之消息。註⑥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日莫斯科塔斯社發佈之消息。註⑦同註①。

# 當前毛共各級學校的教材與教法

汪學文

## 壹 前言

在「文革」初期，毛共「人民日報」社論即強調要從改革招生考試制度

當前毛共各級學校的教材與教法

着手，對整個舊的教育制度實行徹底的革命，把宣揚剝削階級世界觀的一切舊教材統統埋葬。而新的教材，「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論是初級學校、中級學校、還是高級學校，都要「把毛××著作

列爲必修課」①。

在「文革十六條」裏，毛共更宣稱：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並且強調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②。

經過紅衛兵的「停課鬧革命」以後，教師被批鬥，教材被廢棄，大陸各級學校乃在文化真空狀態下漸次復課，並紛紛提出教改方案，其基本內容大致爲：「整個教學工作必須以毛××的『五、七』指示爲綱，以毛××著作爲基本教材，以階級鬥爭爲主課」。學生「以學爲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可以通過自辦工廠、院校、社校掛鉤等方式，建立教學實踐基地，使學生定期參加實踐」③。

如今這些「教育改革方案」，大都已付諸實施，但是其進行並不順利。特別是教材的改編和教法的改革，其性質、其內容、其處理的過程和方式，都是非常複雜的、曲折的，因而問題叢生，阻礙日增，使毛共感到相當的困擾，而不得不採取若干退却措施和權宜辦法。

## 貳 毛共高等學校的教材與教法

**一、教材**——毛共在課程與教材的改革上，採行的乃是「大破大立」政策。僞「北京大學」文科的改革，爲毛共對大學文科進行「教育革命」的樣板，該校文科各系已由五年制縮短爲一至三年。課程亦作大量刪減，以哲學系爲例，由原先的三十三種課目刪剩九個課目④；僞「清華大學」的改革，爲毛共對大學理工科進行「教育革命」的樣板，該校改革教材時，毛共曾指出：「買辦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是理工科教材舊體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裏行間，至今仍然是少數知識份子的精神枷鎖」，因而強調要「大破買辦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是徹底改革教材的關鍵」；「教材一定要徹底改革，決不能走修補、改良主義的道路」。至於新教材，應「組成工人、貧下中農、紅衛兵小將、教師相結合的教材編寫組」，負責編寫，並應以毛共思想作爲編寫新教材的思想武器，以工農兵的需要作爲編寫新教材的出發點，以「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作爲編寫新教材的源泉⑤。

舊教材的廢棄，比較容易，而新教材的編寫，却很困難。茲將毛共高等學校新教材的編寫方法及其所遭遇到的問題，簡述如次。

(一)自學自流・舊教材已「破」，新教材未「立」，於是很多學校祇得「自學自流」。例如僞「清華大學」，「現在政治課搞很多自學，連資料也沒有，學到什麼程度是什麼程度，變成了自流」⑥。僞「復旦大學五七文科班」，對於教材問題，開始是不搞「大批判」，照搬「舊教材」；「大辯論」後，「舊教材」被沖垮了，又產生了「文科教材難編」的論調，出現了「無教材」的狀態，採取「腳踏西瓜皮，滑到那裏算那裏」的做法⑦。

(二)自編自印・毛共雖然一再強調要組織三結合的「教材編寫組」，但有些學校教師，仍然採取「單幹」方式。例如僞「南京大學」化學系有個教師，「過去在進行集體科研時，發現有的課題很有苗頭，就暗自研究，想一鳴驚人」；如今「批判了知識私有的觀念」，則利用業餘時間，「自編自印教材」⑧。

(三)邊教邊編・有的學校，認爲教材改革是一項長期任務，不能「一勞永逸」，必須在實踐中「邊教邊改，不斷更新」。因此，便發生了「教材很狼狽」的現象，例如僞「清華大學」，「有時今天上課今天印，而且盡是打的『補釘』，東抄一點，西抄一點」。「有的教材不深入淺出，如電子主幹教材，有的部份連電子課教師也看不懂」；「有的教材是傳單式的提綱，印刷又差，看不清楚」。據說「參考書價錢太貴，買不起」，因而「有的學員最基本的概念不清，只知道這麼做，不知道爲什麼這麼做，一問就涼了」⑨。

(四)教材編寫中的問題・毛共高等學校編寫教材時，大致已發生了下列諸問題：

○僞「上海師範大學」在編寫世界近代史教材時，「有位教師在編寫匈牙利一八四八年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段中，遇到了如何評價裴多斐的問題，這是個匈牙利資產階級革命中有影響的人物，教師怕犯爲剝削階級樹碑立傳的錯誤，想避開不寫。可是避掉了又講不清楚這段歷史，最後，就含糊其詞，不作一字評價」；「還有位教師寫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當寫到克倫威爾的時候就來個『罵字開場，一罵到底』，連克倫威爾是資產階級革命領袖也不敢承認」⑩。

○僞「江蘇師範學院」，有的教材脫離實際，抽象地講機器設備的「原理」，「使學生學了這個機，那個機，根本不知道它們是啥樣子，更不會使用」；有的教材則撇開基本理論，單純地羅列一些具體教材和技術細節，編

成「技術說明書」<sup>(11)</sup>。

(三) 假「北京大學」中，基礎課與專業課發生了矛盾。由於基礎課的學習零敲碎打，跳躍式前進，不是專業課「鼓肚子」，就是基礎課被擠掉，「階梯」太陡，學習被動，想快快不起來，想深深不下去。因而基礎課的內容，普遍地濃縮，變成「壓縮餅干」<sup>(12)</sup>。

(四) 假「華東化學工程學院」，有些教師在編寫教材時「束手無策」，「感到沒有辦法」；如今「初步的教材寫出來了，但是離開高標準還差得很遠」<sup>(13)</sup>。

(五) 假「同濟大學」有個「教材編寫組」，由十來個人組成，「他們寫出來的東西根本不能用」<sup>(14)</sup>。

**二、教法**——毛共認為：資產階級的教學方法，係以書本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本本不離手，公式不離口，理論一大套，實際不對號」；而新的教學方法，應該結合生產和科研任務，堅持「羣衆路線」，正確處理突出重點、急用先學、邊幹邊學與系統教學的關係、特殊與一般的關係、基礎課與專業課的關係。並且採取匪軍「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式，實行「能者為師，互教互學」，以建立所謂「新型的師生關係」<sup>(15)</sup>。因此，偽「北京大學」上課時，也改變了「先生講、學生聽」的舊方式，例如學生上國文課，研討毛曾歪詩，先由教師逐字逐句講述該詩文意、結構、與藝術價值；繼由工、農、兵出身的學生，以工、農、兵的經驗與立場，發言吹捧，此時教師坐到學生的位置，聽學生講演，根本分不出誰是教師，誰是學生<sup>(16)</sup>。不過，據說在該校，「舊的教學方法的流毒，現在仍然有所反映」，例如對於同一個問題，有人認為是「學員不會學，沒有入門」；有些人則認為是「教員不會教，沒有摸到工農兵學員的學習規律」。這兩種不同看法，「反映了兩種世界觀，兩個立足點」，「一個是要學員去適應舊的教學方法，一個是要教員去了解工農兵，熟悉工農兵，真正為工農兵服務」。基於此，毛共強調：「教學方法的改革絕不是一個單純的方法問題，而是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如果不狠抓教員世界觀的改造，教學方法仍然可能是舊的一套」<sup>(17)</sup>。

其實，教學方法的改革，其焦點並不局限於教員的世界觀。「工農兵學員文化程度不齊」，也是「教學工作中的一個新問題」。例如偽「北京醫學院」的教員，把講稿發下去之後，要求同學自學，提問題，但「不少同學看不懂講稿，看了也抓不住重點」，於是教員既要「加強對基礎差的學員的輔

導」，同時又要「組織學員互教互學」<sup>(18)</sup>。又如偽「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入學後，「一些同志怕有的學員文化程度低一些，不會自學，或怕開展自學後完不成教學進度」，甚至認為「多灌多得，少灌少得」。因此不少班級的教學還是「滿堂灌」<sup>(19)</sup>。

由此可見，毛共在教學方法改革上一再強調的「廢止注入式」、「實行啟發式」、「引導學員自己研究問題」等，迄今仍未落實。

## 三 毛共中小學校的教材和教法

**一、教材**——毛共中小學校，如今大都已有新編課本。但是在教學上却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丟開課本，只搞實踐，認為今後教書可以不要課本了，三大革命鬥爭的實踐就是課本」；有的學生說：「今後課本不用買了」；有的教師說：「以後我們不用操心了」。一種是：「死抱課本，脫離實際，認為現在的新編教材反映了三大革命鬥爭實際，只要按課本教就行了」。毛共則指出：完全不學新課本，只去實踐，就會滑到「經驗論」裏去；一味照本宣科，是「本本主義」的一種表現，是「穿新鞋，走老路」。同時，「新課本雖然反映了三大革命鬥爭，但對學生來說還是間接知識，要使他們真正理解和掌握，還必須結合革命實踐」<sup>(20)</sup>。不過，在毛共中小學校整個教學過程中，所謂要把「學習書本知識」和「參加革命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看來並非易事，一時很難做到。

(一) 中小學課程：課程的設置，偽吉林省梨樹縣革命委會五十八年擬訂的「農村中小學教育大綱（草案）」，曾規定中小學各設五門課：小學的五門課為「政治語文課」、「算術課」、「革命文藝課」、「軍事體育課」、和「勞動課」；中學的五門課為「毛澤東思想教育課（包括中國近代史、現代史、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農業基礎課（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經濟地理）」、「革命文藝課（包括語文）」、「軍事體育課（包括學習毛××的人民戰爭思想、加強戰備觀念和開展軍事體育活動）」，和「勞動課」。

對於中學課程設置，草案指出另一種意見是設八門課，即「毛澤東思想教育課」、「農業常識課」、「數學課」、「物理課」、「化學課」、「語文課」、「革命文藝課」，和「軍事體育課」。

課程設置的多寡，本無標準；在「精簡」的教條下，有人主張課程還要減少，例如偽「山西大學附屬小學」的向陽紅等主張小學僅設「毛澤東思想課」、「算術課」、和「軍事體育課」等三種課程。但也有人認為課程需要增加，例如有人主張城鄉小學都開設音樂和圖畫兩門課，理由是「畫畫和唱歌已成為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十分重要的宣傳工具」；有人主張農村中學增設「農村會計課」，理由是「可以從政治上和業務專長上為農村培養會計人材，保證把農村的財政大權牢牢掌握在貧下中農手裏」。

在課程設置的重要性方面，草案指出：「政治、勞動和文化基礎知識相比，政治是主要的，是統帥」；「但在時間安排上，文化基礎課的比例則應大些，中學應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小學以不少於百分之七十為宜。」（第二十四條）因此，有人認為「小學應設六門課，把政治課和語文課分開，以免把政治課降低到語文課的水平，或把語文課講成政治課」。但是，也有人認為「毛澤東著作是基本課」、「階級教育是主課」、「工農業科學常識是基礎課」、「算術、珠算是必修課」、「文藝、軍體是必學課」，而不提「語文課」或「文化課」<sup>220</sup>。

由於意見紛歧，環境互異，因而毛共中小學課程的設置，迄未趨於統一。

(二)外語教學問題：在「農村中小學教育大綱（草案）」討論時，有人主張城市中學應增設「外語課」，理由是「在這個徹底變化的時代裏，我們有責任向全世界人民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有責任援助被壓迫的階級和民族，有責任向帝、修、反作鬥爭。這些都需要外語」；同時，「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為了適應社會主義三大革命運動的需要，應該掌握一些簡單的外語知識作為基礎」<sup>221</sup>。

及毛共展開「乒乓外交」以後，不僅城市中學增設外語課，城市小學亦紛紛增設外語課。許多小學四年級起就教授英語，有些從二年級就開始了，例如偽廣州紅火炬小學的二年級就教ABC字母；偽北平西區文興街小學，由三年級開始，學生都要學習英語，其他一些學校則教授法文、西班牙文、及其他外文<sup>222</sup>。

其實，毛共小學一年級即已普遍開始教學英文字母，因為毛共係用「漢語拼音字母」（即英文字母，或稱拉丁字母）給生字注音，以代替注音符號

之功用，其小學語文課本第一冊即附列「漢語拼音表」。所謂「漢語拼音字母」，乃毛共推行拉丁化的基礎，並非局限於注音。因此，毛共用以給生字注音，就是企圖利用課本作為拉丁化的試驗基地，從而侵入漢字寶庫，以便逐步實現其過渡到全部拼音化之文字改革陰謀。

(三)課本舉例：大陸各地小學課本的重編出版，以上海地區為最早，且

頗具代表性，其他省市有選用上海市的，亦有自行編印的。林彪事件以後，則大都又重加修改，茲舉例說明如下：

(甲)毛共上海市小學語文課本第一冊——該課本係由偽「上海市小學教材編寫組」於五六年八月編輯、偽「上海革命教育出版社」於同年九月出版。計三十二課，其內容分為六個單元：

○毛共政治口號：共有六課，諸如第一至六課的內容均是。

○歌頌毛曾口號：共有七課，諸如第七至十一課、第十三至十四課均是。其中第七課是「東方紅」歌詞，乃是頌毛濫調的代表作；第十一課則是林彪頌毛的三句話，即「讀毛××的書，聽毛××的話，照毛××的指示辦事」，這是劉少奇「馴服工具論」的翻版。第八課中有句話說：「世界上什麼人最親？毛××最親。」這句話不僅令人肉麻，而且含有違反人性，抹煞親情的陰謀。

○毛曾語錄：共有十二課，諸如第十二課、第十五至二十課、第二十四課、第二十六至二十九課均是。此類課文在全冊中所佔比例最大，超過三分之一。其中第十七課是「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第十八課是「世界上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着奪取政權，鞏固政權。」這些課文，顯然不是六、七歲的兒童所能領會、所能理解的。

○打倒內外敵人：共有三課，諸如第二十一至二十三課均是。其第二十一課是「打倒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二十三課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一切反動派！」這一片「打倒聲」，使這個課本充滿了火藥味

！

(五)為人民服務：共有兩課，即第三十課和第三十一課。內容是要求兒童學習雷鋒、張思德、和白求恩，去為「人民」服務。

○做「文化革命尖兵」：共有兩課，即第二十五課和第三十二課。內容

是要兒童做「紅小兵」、做「紅衛兵」、做「文化革命尖兵」，長大要當「工農兵」。

由上可知，這種「語文」課本，根本沒有語文的素質和氣息，而完全是政治的教條和口號。這些政治教條和口號，不僅在實際教學中使得學生感到枯燥乏味，難以理解，影響學習心理，而且一旦政治情況發生變化，或者某種策略有了變更，則更使教師無所適從，難以講解，影響教學進度。例如林彪遭受整肅時，其中第十一課就難以講解；又如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後，其中第二十三課也難以講解。

(乙)毛共雲南省小學語文課本第一冊——該課本係由偽「雲南省小學教材編寫工作會議」於五十八年七月編輯，偽「雲南人民出版社」於同年八月出版。計二十九課，選用「毛語錄」十一條，「林彪指示」三條，全冊分五個單元。

○毛共政治口號·共有十課，即第一至十課。

○學習「老三篇」·共有四課，即第十一至十四課。

○歌頌毛會·共有六課，即第十五至二十課。其內容重心就是林彪所說的什麼「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不忘階級鬥爭·共有六課，即第二十一至二十六課，其內容重心就是毛會所說的兩句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

○做「革命接班人」·共有三課，即第二十七至二十九課。內容要求兒童「從小立下革命志，長大要當工農兵」。

林彪事件發生後，這個課本自然也不能使用。偽「雲南省科教局革命委員會教材組」乃於六十一年三月重新改編，仍由偽「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內容計為三十二課，約可分為三大部份：

○毛語錄·共六課，即第一、十、十四、二十至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課。其第二十三課內容為李文忠說的「毛××熱愛我熱愛，毛××支持我支持，毛××指示我照辦，毛××揮手我前進」。這幾句話顯然是用以取

代原課本中林彪所說的「讀毛××的書，聽毛××的話，照毛××的指示辦

事，做毛××的好戰士。」(第十六頁)

(二)政治口號·毛語錄和歌頌毛會課文，共計十六課，恰巧佔全冊的一半，其餘一半則多為政治口號。例如第三十二課內容為「紅小兵，意志堅，握緊槍，衝向前，對準帝、修、反，叫它全完蛋。」第三十二課內容為「亞非拉，小戰友，革命路上手拉手。拿起刀槍去戰鬥，永遠革命不停留。堅決打倒帝、修、反，要把紅旗插遍全球！」——這不僅說明「笑臉外交」乃是毛共「赤化世界」的一種策略，而且說明毛共正在進行軍國主義教育！

這個「課本的內容」除上述三大部份外，另附有「拼音知識」，解釋拉丁字母及拼音方法，計有十八頁(第七至二十四頁)，約佔全冊六十四頁的三分之一，而課文中的生字，均以拉丁字母注音，足見當前毛共對於拉丁化問題較前益為重視。

(丙)毛共雲南省小學常識課本(四年級第一學期用)——該課本亦係「雲南省科教局革命委員會教材組」於六十一年三月編輯。計二十一課，內容計分四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第一至三課)：概說地球，以及五帶(熱帶、北溫帶、南溫帶、北寒帶、南寒帶)、七大洲(亞、歐、非、北美、南美、大洋、南極)、和四大洋(太平、大西、印度、北冰)。

第二個單元(第四至十一課)：分述大陸的位置、地形、交通、人口、和行政區劃等。

第三個單元(第十二至十四課)：簡介「首都北京」、「寶島台灣」、和「雲南省」。其中「寶島台灣」(第十三課)一課的內容要點如下：

首先敘述台灣位置與出產：「台灣是我國第一大島，位於我國東南部海洋上，西隔台灣海峽同福建省相望，東面是廣闊的太平洋。台灣省除本島外，還包括澎湖列島、釣魚島等島嶼，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台灣在熱帶和亞熱帶，周圍海洋環繞，所以氣候溫暖，雨水豐富，植物繁茂。山地脈脈很高，從山麓到山頂氣候差別很大，熱帶、亞熱帶和溫帶的各種樹木幾乎都有」；「台灣的資源很豐富。不但種植水稻，還盛產甘蔗、香蕉和菠蘿等。蔗糖很有名，主要分佈在西南部的平原地區。山地樟樹很多，樟樹可以製樟腦，台灣是全世界出產樟腦最多的地方。地下蘊藏著金、銀、煤、石油等礦產。台灣四面臨海，水產也十分豐富。」——想當年毛共曾謂「國民黨黨

制下的台灣，人民生活苦得很，只有香蕉皮可吃」，如今却又承認「台灣盛產香蕉……」，類比宣傳上的矛盾，不知毛共如何自圓其說！

繼則謂「台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領土。但是，歷史上幾次被外國侵略者強佔過，直到現在還被美帝國主義侵佔着」；「美帝國主義還加緊對台灣人民進行經濟掠奪和殘酷剝削，使台灣工廠倒閉，大批工人失業，農民破產，人民生活日益貧困。美國侵略軍在台灣搶劫勒索、殺人放火，無惡不作。」——這是另一形式的歪曲宣傳。

最後則引毛魯五十九年五月二十日發表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強調要展開「反美愛國鬥爭」、「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是老調。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毛共對外雖推展「笑臉攻勢」，對內却不斷地進行反美宣傳與反美教育。

第四個單元（第十五至二十一課）分述亞洲、歐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在歐洲之後，特別加了一課「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阿爾巴尼亞」（第十七課），其理由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為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同蘇修叛徒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冊「常識」課本，在內容上約有兩大特點：

第一、含有大量的毛語錄：在全書二十一課中，課文插入毛語錄者有十五課之多，其餘六課（第二、五、六、八、十、二十一課）亦都屬入政治口號，使得這冊「常識課本」，幾乎與「政治課本」沒有什麼分別。

第二、含有強烈的反美論調：在全書二十一課中，含有反美論調者計有十一課（第二、六、十一、十三、十五至二十一課），措詞都很激烈，例如：「美國是世界上最凶惡的帝國主義國家。極少數大資本家掌握國家政權，對內殘酷地剝削、壓迫本國人民，對外用各種方法不斷侵略別國，妄圖奴役全世界人民。因此，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激烈反對。」（第十八課）又如：「目前，全世界白色、黑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種的革命人民，日益覺醒，並團結起來，決心把美帝國主義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趕回它的老家去。」（第二課）

**二、教法**—— 假「農村中小學教育大綱（草案）」第二十七條，對於教學方法所提出的意見為：①教學方法應當理論聯繫實際；②要運用毛澤

東的「十大教授法」（按係在「古田會議」上提出），實行啟發式的教學方法；③實行官兵互教、師生評教評學，採取課堂教學和現場教學相結合等方法；④小學高年級和中學要提倡自學、討論，學習用毛澤東思想去鑑別「香花」和「毒草」。第二十八條則主張對學生進行必要的成績考核，採取開卷考試和實際操作等方法，查考學生成績。茲將當前毛共中小學校採用的啟發式教學、現場教學、和考試方法，簡述如次：

(一) 啓發式教學：在毛共中等學校裏，近年來一再強調要運用啟發式教學，啓發學生獨立思考，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發揮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但是，有些學生程度很低，對課文中的字、詞、句都感到陌生，對教師提出的問題回答不出來，分析課文時更感到困難，根本無法啓發<sup>22</sup>。有時，學生可能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來，而教師又無法應付，例如在偽「遼寧省海城縣二中」，有一節課學生問：「你說歷史上沒有清官，那林則徐不就是嗎？」據說，「常有這種情況，當啓發不起來時老師着急，學生一旦起來了，又怕。」<sup>23</sup>足見毛共各級學校根本不能適應啓發式教學。

(二) 現場教學：毛共中小學普遍推行的另一種教法，就是所謂現場教學。以偽「柳州冶煉廠五七學校」為例，其推行現場教學的方式約如下：

①狼抓路線教育和思想教育：把路線教育貫串教學的始終、把轉變學生思想放在首位。「上課前，摸清學生中當前存在兩種思想狀況，一是『讀書無用論』的流毒未肅清，二是考慮畢業後的去向問題」，針對這兩種思想，在教學中，一方面狠批劉少奇的「讀書無用論」，肅清其餘毒，另一方面宣揚「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鼓勵同學們畢業後到農村去。

②在現場教學中採取一看二講三實踐的方法，實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實行少而精的原則。

③大破「課堂教學中心論」、「教師中心論」，以及「教書不教人」的教學思想，用毛澤東思想統帥教學的整個過程<sup>24</sup>。

(三) 考試方法：在「文革」初期，毛共曾宣稱要廢棄考試制度，如今則逐漸恢復，以偽「湖南省汝城縣三中」為例，現已實行「五結合」的考試制度。所謂「五結合」，即①集體研究與個人做題相結合，②筆試與口試相

結合，③理論與實際、校內與校外相結合，④成績考核與開展科研、編寫教材相結合，⑤師生評教評學與貧下中農驗收相結合，「既要求教師對學生全面負責，深入考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也要求學生提高政治路線覺悟，隨時監督教師的教學情況，特別是貧下中農參與評議，使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貫穿每一環節。」在安排試題的內容上，則要求：①「題題不忘轉變學生的思想」，②「題題不離批修整風的戰鬥任務」，③「題題注意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sup>22</sup>。——這種考試，在政治上、思想上，乃是一種師生互相監督、互相考核的制度，而由貧下中農作爲驗收人和鑒定人。毛共認爲如此可以「有力地克服了教師獨霸考試權的局面」，「但是事與願違，貫徹起來仍不順利」，有人說，「次次考試都要這樣上來下去，太麻煩了，太累了」；「周圍沒有工廠，這期教的專業知識，就是找不到實際聯繫」。

## 肆 結 語

毛共「教育革命」中的問題，主要的不外教師、學生、教材、和教法。

這些問題雖然不斷在發展中，但迄未徹底解決。

以教師言，老教師不敢教，新教師不能教，有的甚至連課本都看不懂。

進步有限。

以教材言，大學和中學的課本，舊的不能用，新的編不出，小學課本又因政治影響而不斷改編，都難以適應需要。對此，毛共曾供認：「在劉少奇一類騙子的極左思潮的干擾下，我們又片面強調教材要『緊跟形勢』，忽視了教材的相對穩定，致使教材年年大變動。」<sup>23</sup>

以教法言，啓發無效，自學不行，不是「教員不會教」，就是「學生不會學」；而考試又欲罷不能，致使教學無法達到預期效果。

基於此，當前毛共的教育改革雖已採取若干退却措施，仍難以步上正軌，難以確立制度。

註釋

① 參見五十五年六月十八日毛共「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

當前毛共各級學校的教材與教法

② 參見五十五年八月九日毛共「人民日報」。

③ 參見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共「人民日報」。

④ 參見六十二年八月一日台北「中央日報」。

⑤ 引自「爲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鬥」一文，見毛共「紅旗」雜誌五十九年第八期。

⑥ 毛共六十一年三月出版「教育革命」（學習材料）第四期第一頁。

⑦ 參見毛共「紅旗」雜誌六十年第六期第七一頁。

⑧ 參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共「人民日報」。

⑨ 同註六，第四頁。

⑩ 參見六十二年二月二十日毛共「光明日報」。

⑪ 同註一〇。

⑫ 參見六十二年七月二十日毛共「光明日報」。

⑬ 引自「上海理工科大學教育革命座談會紀要」，見毛共「紅旗」雜誌五十九年第八期。

⑭ 同註一三。

⑮ 同註五。

⑯ 同註四。

⑰ 同註五。

⑱ 參見六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毛共「人民日報」。

⑲ 參見六十二年八月十七日毛共「光明日報」。

⑳ 參見六十二年九月八日毛共「光明日報」。

㉑ 同註六，第二六、二七、七〇頁。

㉒ 參見汪學文著「共匪文教問題論集」（國際關係研究所六十二年初版）第八八至九〇頁。

㉓ 參見五十八年三月七日毛共「人民日報」。

㉔ 參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及六月五日香港毛共「大公報」。

㉕ 參見六十二年九月二日毛共「人民日報」。

㉖ 參見六十二年十二月九日毛共「光明日報」。

㉗ 同註六，第六九至七三頁。

㉘ 同註六，第七三至七九頁。